

裸辞的年轻人 最近都在南方候鸟式旅居了

去哪儿数据显示,自2024年国庆黄金周之后一个月内,大批“候鸟”开始南下过冬,三亚、珠海和广州是最受欢迎的三座城市,不少南方小县城同样人气暴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冬天选择飞到南方生活的“候鸟”,并不只有旅居养老的人,还包括不少工作灵活的年轻人。长租酒店订单中,来自25岁—30岁旅客的增幅最大,较2019年增长了2.5倍。

诚然,生在互联网时代是幸运的,最起码给人平添了几分“出走的决心”,靠着随时随地自由职业的可能,说走就走,想飞就飞。

不想上班的年轻人,提前30年“养老”

提到“候鸟”旅居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50+人士退休后的享受。但老丁还不到35岁,自称已经过上了“退休”生活。

三年前留学读MBA归来,老丁没有再找工作,而是尝试网文写作。恰好他的家人在威海有一间闲置的房子,于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。由于平日开销不大,稿费和存款利息足够他生活。

老丁喜欢温暖的天气,对空气质量要求也比较高。以他的标准来看,国内没有城市适合一年四季居住。比如威海,夏天温度适宜,但冬天就成了“雪窝子”。于是,2024年的秋冬,他决定开启候鸟式旅居,来到了广东。

最初,他考虑在深圳郊区住下来,但当地物价让他望而却步。在深圳旅游了几天后,他发现邻近的惠阳更适合旅居——同样的预算,能租到条件好得多的海景房。他每天花三四个小时码字,其余时间则自由安排,去深圳或广州玩都很方便。

90后东北男生泽利格也从事文字相关的工作。他毕业后很长时间都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,工作压力很大。

转变发生在2022年。这一年,泽利格搬到了上海。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转行,但工作不再需要坐班,生活节奏骤变,从前的压力烟消云散,于是他开启了一段“闲散的生活”。

在这两年多,他逐渐开始觉得,与其在一成不变的压力中纠结和焦虑,不如趁着还有改变的机会,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。南方的气候和风景让他感到舒心,于是在2023年年末,他决定继续往南走。

2024年一整年,泽利格每隔一两个月就换一座城市。像候鸟一样,春夏时他去了北京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北,秋冬时则去了江浙沪、云南、广东。后来一路向南,现在他在东南亚停留。

旅居的路上,泽利格逐渐习惯了断舍离。以前搬家时,他的行李要打包二三十个纸箱,但现在逐渐压缩至一两箱。他甚至有时背个包就出门,整个人都感到清爽放松。

令泽利格意外的是,在外遇到的旅居者多种多样,从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到退休老人,各个年龄段都有。在云南时,他认识了博主、画家、编剧、程序员,还有在当地兼职打零工的人。

每到一个地方,他走街串巷,在寻找好吃的、好玩的过程中,常常会有奇遇。用他的话说,“你不知道下一秒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,如何度过这一天”。有一次,他帮两个法国人指路,最后一时兴起同他们去了酒吧,聊了一晚上。他也在街头遇到演出,和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一起跳舞。

以前,泽利格也渴望在大城市扎根;走出来以后,他感觉像是“打开了”自己。“我发现,我们自以为很了解自己,但身体比我们的思想更诚实,尝试过新的生活方式后,身体的状态会告诉我们答案。”

精打细算的逃离,只是相对自由

当然,大多数人只是想换个环境喘口气,“养

老”的状态能维系多久,仍然在于眼前的谋生压力。

95后女孩嘉嘉刚结婚不久,小两口定居在成都,饱受长辈催生的困扰。但算算两人的收入,再看看沉迷打游戏的另一半,她一点安全感也没有。

嘉嘉从事线上教培工作,学生主要是海外华人。这意味着她的工作需要应对时差,每天下午开始上课,甚至可能上到午夜。而且,老东家在去年宣布将全职员工转为兼职,不再为其缴纳社保。因此,2024年9月,她选择辞职单干,也下决心暂时逃离令她焦虑的家庭环境。

去年国庆后,嘉嘉和大学室友出发去了云南。自由接单并不稳定,虽然在外旅居,但她几乎不拒绝找上来的单子,能多赚就多赚。离开了中间商,她需要自己和学生家长沟通,这也十分消耗精力。因为室友要求节省预算,加上她空闲的时间较少,她们只是随处逛逛,食宿之外的开销并不多。

告别云南后,嘉嘉在广州度过了11月。她住在朋友家的次卧,朋友每天下班的时间,正好是她开始上班的时间。工作已经够累了,两个女孩三番五次下决心要出门,结果四个周末下来,只有两个周末“约会成功”,朋友戏称她们是“在求生存生存的夹缝里面找生活”。

11月的广州天气很好,她们久违地穿上喜欢的汉服逛街,吃甜点、早茶、火锅,疗愈孤独,享受生活。嘉嘉没带冬装,回到成都前,她在服装批发市场买了几件毛衣,每件只要十几块钱,这让她十分满足。

定期漂泊的“候鸟”旅居者,并不都拥有“超然物外”的洒脱,更多的是精打细算。

80后的凡大白原本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,对她来说,上班是一眼望到头的循环生活。2018年,她找到了帆船运动的爱好,时常往返于北京和海南之间。后来她干脆裸辞,目前已经在海南、云南、广东惠州体验过长期旅居。

凡大白做帆船教练有一些兼职收入,也在尝试做自媒体,收入并不稳定,日常花销仍然主要依靠积蓄。她不常出门,比较在意住宿环境,每个月会在租房上花两千元左右,其余生活费控制在三千元以内。

她也曾有焦虑崩溃的阶段,但已经是过去式。现在她看得很开:“再怎么着也不会流落街头没饭吃,不如过好当下,为想做的事努力。”

近一年的旅居生活中,泽利格也在认真工作。他并没有彻底离开影视行业,但自由职业的工作范围会更广一些,偶尔写写剧本,也写写稿



子,甚至会接一些中小学作文批改,目前则在带领一个外包团队做AI培训。

这些收入足够让他过得相对满意,但泽利格仍然保持着精打细算的习惯,比如在选择目的地时,如果去往某个城市的路费加上住宿费,折算每天的花销不超过200元,他才会去那里居住一段时间试试。

“候鸟”生活,是否可持续

年轻人不上班到南方旅居过冬,听起来很美,但遗憾的是,他们可能还撑不起一种“候鸟经济”。

2024年初,文先生在丽江开了一家经济舒适的客栈。客栈介于酒店和民宿之间,可拎包入住。他之所以选择丽江,是考虑到这里离大理、香格里拉、泸沽湖都较近,算是游客们的必经之地。

文先生表示,这里除了“五一”“十一”黄金周、七八月和过年期间是旺季,“其他时间全是淡季”。他的客栈在淡季接待的客人大多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,也有不少从大城市裸辞来旅游的。“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得开,据他们说打工月薪两三千,还不如在家伺候老人。”

但对他来说,淡季长租房的价格很低,“只能说是给客人提供下方便,也借他们之口宣传一下”。与其指望“候鸟”们帮忙盈利,不如说是尽量保本。

最近一年,当地民宿越开越多,服务越来越卷,但游客消费更倾向于理性,实际订单量有所下降。“现在淡季的价格在85元—120元之间,平均每天只能开一两间房。反正今年大多数从业者都亏损,心态放好,就当自己在玩。”

再往南走,三亚一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,也是数字游民的心头好。三亚某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称,他们的价格定位比酒店民宿便宜,比小区租房稍贵,入住时间越长,单价越便宜。“大家不是纯游客,停留时间较长,平均住一个多月,半旅居半工作,有办公环境的需求。”

该社区在2024年年末试运营的首月,就有80多位数字游民入住。有住客表示,因为地处农村,收快递不便,入住后便戒断了网购,每天和社区的朋友喝茶聊天、看海听浪,日子惬意。

归根结底,愿意做“候鸟”的年轻人,既然甘愿舍弃稳定的生活,往往意味着他们没有太多的物欲。

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《中国旅居市场需求调查报告》显示,旅居者日平均花费集中在201—500元(约占41%)和101—200元(约占29.4%)两个区间。2024年NCC社区《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》则显示,年收入20万元以下的数字游民占大多数。在互联网上,仍然有许多网友分享着冷门的过冬旅居地,其中不乏性价比拉满的小城市。

但自由本身无法被物质定义。逃离庸碌的日常,到远方遇见生活的更多可能性,或是简简单单地过一个舒适的冬天,睡好觉、吃好饭,这才是“候鸟”们真正想要的。

来源:凤凰网